

岁月胸前的一朵朵玫瑰

# 谋生亦 谋爱

民国女子的美丽与哀愁

诸荣会◎著





# 谋生亦 谋爱

民国女子的美丽与哀愁  
诸荣会◎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谋生亦谋爱: 民国女子的美丽与哀愁 / 诸荣会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399-6560-4

I. ①谋… II. ①诸…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3681号

|       |                                                             |
|-------|-------------------------------------------------------------|
| 书 名   | 谋生亦谋爱: 民国女子的美丽与哀愁                                           |
| 著 者   | 诸荣会                                                         |
| 责任编辑  | 黄孝阳 王雅雁                                                     |
| 特约编辑  | 姚 远                                                         |
| 文字编辑  | 杨小燕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br>江苏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10.875                                                      |
| 字 数   | 235 千字                                                      |
|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99-6560-4                                      |
| 定 价   | 34.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CONTENTS

## 目录



001

### 林徽因：1921 年的“那一夜”

只要我们翻一翻有关史料便不难发现一个事实，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时在 1928 年春天，而同年秋天徐志摩在剑桥得到消息，并写下了这首《再别康桥》——这更让我们不能相信这首诗只是表达了诗人徐志摩对母校的热爱。

026

### 张幼仪：突出重围与顺流而下

张幼仪被徐志摩无情地抛弃了，这和当时许许多多精英原配的命运是一样的，但例外的是她虽然在历史的星空下没有林徽因、陆小曼那样耀眼，但绝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所完全淹没，时到今日，只要我们将历史的烟尘轻轻拂去，就会发现她竟也是很有光彩的，并且若将她与林徽因、陆小曼等几个与徐志摩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作一番比较，竟然会惊讶地发现，她活得原本也不差。

045

### 萧 红：落红何萧萧

萧红是不幸的，但是不幸之中她也有幸运之处，这就是如鲁迅这样的长者曾给予过她无私的爱，但这样的爱虽然让她感到温暖，获得力量，甚至走向成功，但毕竟这种爱不能代替真正的爱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所给予萧红的原本就不是爱情。

069

### 谢冰莹：谢冰莹是谁

“谢冰莹是谁？”

今天，若以这个同样的问题问一般人——不是少数文学和历史学者——我想十有八九会得到类似这样的问答吧：“谢冰莹？有没有搞错噢，是谢冰心吧？冰心不也姓谢嘛！”

090

### 郑苹如：不幸成了“王佳芝”

如果说张爱玲的《色，戒》本身就已经是对郑苹如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同构和解构，那么李安同名电影在此基础上又来了一次，虽然他事实上很忠实于张爱玲的小说，所作的改编看起来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只有“一点”；而就此“一点”，其同构和解构的恶劣程度比之张爱玲又走远了许多。

110

### 关露：千古情人独我痴

有一次，关露走在大街上，远远地看见许广平带着海婴迎面走来，她多么想上前去与许广平打一个招呼，问一问许广平过得还好吗，也逗一逗又长高许多的小海婴。她正在犹豫时，许广平似乎也看到了她，但许广平似乎有意绕她而行，见此她呆立在原地半天，然后只能含泪走开。

130

## 白 薇：岁月胸前的一朵小花

白薇终身未嫁，尽管凭着自己的革命资历和文学成就，享受的物质待遇事实上一直都不算差，但是她的坏脾气却与她的年龄与日俱增。晚年的她很少写作品，每当有人说她曾经是作家时，她总会说“我不是什么作家！那早已经是死了的人了！”但每当有人问她原本是不是姓黄时，她又常会说：“谁说我姓黄！不要提我姓黄，我就是白薇。”

144

## 胡 萍：从传奇到传说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样的事情即使是发生在一个一般人身上，也是极其罕见和不可想象的，何况是发生在一个有着多种身份和各种光环的名人身上呢？

然而，事实上她真就是这样，似乎只在一夜间便人间蒸发了，并就此再也没能重回人间。

163

## 梅 娘：最后一位小姐

她的生平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不但情节跌宕起伏，而且充满了许多吸人眼球的“小说要素”：富贵出生，父母早丧；家道中落，流落异国；一夜成名，高峰跌落；为爱渡海，深陷囹圄；浴火重生，圆满结局……但是这不是小说，这是真实的人生！一个个体的生命，竟能以令人如此无法想象的形式展现其人生的精彩。

178

## 苏 青：谋生亦谋爱

暂时的被遗忘并等于完全的抹去、消失和消灭，今天，只要我们回望那一段历史时，那些“怀旧中的旧人”，又如那烟花燃尽过后，总会留下一缕青烟在历史的天空中迟迟不肯散去，既隐约在人们的梦里，也模糊在人们的心中，苏青也一样。

199

## 杨步伟：怎么就忽然结了婚

那么，“天才的女人”们为什么会一个个“忽然结了婚”呢？又为什么一旦结婚其人生就会发生逆转呢？而她们这种看上去逆转了的人生，到底是一种不幸还是一种幸福呢？那么，顺着杨步伟的人生之路作一番梳理，我们能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多少理出一点头绪吗？

217

## 孟小冬：回头是岸？

有人说，她对于杜月笙的人生来说无关紧要、无足轻重，但杜月笙对于她的人生来说却是非同小可、举足轻重，因为，是杜月笙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也是杜月笙最后终止了她的艺术生命，更是杜月笙使她被夹进了历史的缝隙让今天的人们如此久久地遗忘。

237

### 曾昭燏：凋谢与绽放

曾昭燏的登塔一跃，也应该是一种舍身入世的方式，是儒家所褒扬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贞表现。儒家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曾昭燏虽是一女流，谁又能说她仅凭着这奋然一跃，不也是一位真正的大丈夫呢！

259

### 陈香梅：只有香如故

1981年元旦，陈香梅应邀再次回到祖国，这一次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她及美方有关人士一行，入座时他特意请陈香梅坐在美方人员的首席，并对在场的几位美国参议员幽默而又不失深情地解释道：“美国有一百个参议员，可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

279

### 吕碧城·秋瑾：先驱总寂寞

秋瑾选择了革命，终将自己的生命也交给了那一份壮丽的事业，这是一种牺牲，但又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而吕碧城选择了另一条路，她希望对这个时代和社会进行有破坏的改良，有冲突的和解，有矛盾的共处，这显然超出了她的力量，也便注定了她脚下道路的不平坦，更注定了她的人生也必将与秋瑾一样——悲剧结局。

1953年9月26日，在美国纽约的一个艺术研讨会上，会议中途，组会者突然宣布休会，并要求与会者为艺术大师徐悲鸿默哀3分钟。于是参会人员全体肃立，会场鸦雀无声。突然后排发出“通”的一声，一个女人应声晕倒在地。此人就是孙多慈。

据说如果那个与她曾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能更关心她一点，早一点送她到医院，她或许就并不会就此去世，她还将为中国现代文学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因为她的死并非是她得什么大病或急病，而只是因为难产。如此说来，庐隐去世的原因竟也与石评梅相同——可以说是因为爱情，但更准确一点说是因为男人。

1921 年的“那一夜”



林徽因

上帝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九章

—

1921年，对于徐志摩来说注定是一生中最有意味的一年——这一年里他不远万里地将妻子张幼仪从国内接来英国，但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林徽因的江南才女又走进了他的生活。

林徽因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一生中设计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建筑，也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国旗等，但是，事实上她毕生最精彩的设计则是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命运。

在中国现代文人中，徐志摩可谓是最独特者之一：作为一个人，他生性单纯而生活又极其复杂；作为一个诗人，他艺术人生可谓精彩纷呈而最终命运又极其不幸和悲哀。然而，如果说他人生中所有的精彩和复杂像一出大戏，那么在这一年里似乎都作了彩排；如果说他一生最终的不幸和悲哀如一部小说的结局，那么伏笔也似乎在这一年里已经打下。这样说初听起来有点玄，因为人一生的命运如同一条在大地上自由流动的河，看起来是那樣的散漫而毫无规则可寻。然而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稍加考察，总会发现事实上总有一些关键的瞬间和特殊的部位不但决定着其现实状态，也决定着其未来的流向甚至结局。佛家相信因果报应，即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然而我们许多时候并不相信所谓“命中注定”，那是因为“因”与“果”之间常常不但隔着时间的千山万水，更大小不成比例。谁能相信北美大陆上的一场飓风，最初仅仅是因为亚马逊雨林里一只蝴蝶翅膀的轻轻扇动呢？的确，我们很难从眼前那些转瞬即逝的细枝末节上发现它们与未来的联系，然而，再小的一块石子坠入水中，也会



徐志摩像

在水面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我们可以不相信石子，但怎能对波纹视而不见呢？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但 24 岁的他在异国他乡第一次遇到林徽因时，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事无成的“海漂”青年而已——甚至连普通的“海漂”青年还不如，因为那时他虽已在海外漂泊三年，但对于自己将来究竟要干什么，究竟能干什么等问题，似乎还昏头昏脑：他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但似乎对此并无多少兴趣，最后虽然获得了个硕士学位，但毕业论文的题目则是《论中国妇女之地位》；此时他空前高涨的是对政治的热情，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正当他被一些中国同学称为“鲍雪微克”，即布尔什维克时，他又突然要做哲学家，突发奇想要跟“二十世纪的伏尔泰”——罗素学哲学，并且真的为追随罗素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从美国来到英国；来到英国后，他交往最密切的人物却是作家狄更生；在狄更生的推荐下他可以随便选修科目，这让他“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慢慢地‘发现’康桥，和不曾知道过的更大的愉快”，而这“更大的愉快”则又不是政治或哲学了，而是文学。但此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他，已“创作”出的最成功“作品”便是一个 3 岁的儿子，离写出成名诗作的那一天还早着哩——谁知道他能不能写得出来呵？因此他平时生活中那些有些异常的举止，在许多人的眼里并非是一种诗情的冲动，而实在只是一种疯疯癫癫，他的同学温源宁就曾将一件与他有关的事情当作笑话说给自己的妻妹听：

有一天，正下着大雨，浑身湿淋淋的徐志摩突然从雨中

冲进宿舍，拉着正在看书的同学温源宁就要往外跑，说：“我们快到桥上去等着！”温源宁一时没头没脑，问：“这么大的雨，等什么呵？”徐志摩眼睛瞪得大大的说：“等雨后彩虹呵！”温源宁表示，这么大的雨他不愿去，并劝他将湿衣裳换下，穿上雨衣再去。可没等他将话说完，徐志摩已一溜烟地又冲进了雨帘中。（丁昭言《在现代与传统中挣扎的女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 年 8 月版）

温源宁的妻妹听过后果然笑得很开心，并且还追问道：“那下文呢？他真的等到了彩虹了吗？”

“我哪能知道呵？这要问他哩！”

“是的，有机会一定要问问他！还要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

温源宁的妻妹不是别人，正是林徽因。不要以为林徽因在见到徐志摩前对他就有这样的好奇便以为她就是徐志摩的同类或知己，其实那时他们的情趣恰恰相反，我们不妨看看林徽因给朋友信中的一段话：

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人叩下门走进来坐

在我的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而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像我想象的浪漫人物，欲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纭。（张洁宇《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爱与被爱的故事》，见2000年4月《历史》）

明明是一样的雨，在徐志摩那儿是点燃激情的催化剂，而在她那里是只会带来孤独与寂寞的无尽愁绪。

林徽因出生在杭州，在江南长大，骨子里透出的不但是让人无法忽略的才情，还有一种让人无法抵抗的美丽，而且这种美丽又带着一种让人心碎的忧伤。此时，她漂泊异乡，青春的生命正经受着一场孤独的洗礼。如果说此时的徐志摩是一团火，那么此时的林徽因似乎是一块冰，冰火本是很难相融的。但是同时我们又不难看出，林徽因冰冷的外表下其实掩藏着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充满着对爱的渴望——这一点与徐志摩是相同的——有了这一点相同，便注定了火有一天将会把冰融化，而由冰融成的水，也注定将会把火浇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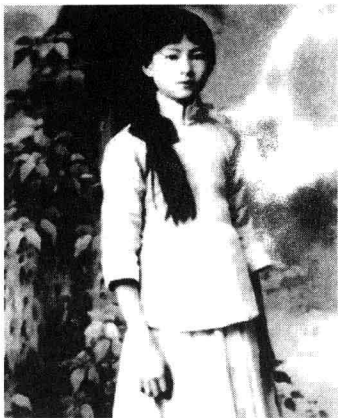
## 二

林徽因渴望爱情，徐志摩也渴望爱情！

但问题是，你徐志摩不是早已是一个有妇之夫了吗？你不是正写信要妻子不远万里地从国内来英国吗？你还有渴望爱情的资

格吗？

是的，自从四年前徐志摩接受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后，他便失去了爱的资格，对此他比谁都明白。他初到林家，“一见钟情”的并不是林徽因，而是林长民，且他们的“一见钟情”只是一场游戏。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在郭松龄军中为流弹所击而阵亡，为了纪念他，徐志摩在自己编辑的1926年2月6日的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

《晨报》副刊上刊出了林长民的《一封情书》，并加编者按说：

分明是写给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我们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通信讲恋爱。

此时的徐志摩只能在一种虚拟的游戏中享受着爱与被爱。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两个大男人实在有点无聊甚至变态。然而细想一想，徐志摩既然将它作为对亡友的纪念而公诸报端，在他看来一定是能感动许许多多的读者的吧，因为那时在“不自由的境遇下”挣扎的人何止他们二人呵？因此，与其说他们的这种

行为是一种“无聊”和“变态”，还不如说是一种挣扎和自慰，一种因渴望而做出的无奈挣扎和绝望自慰。

那位与徐志摩互写“情书”的林长民不是别人，正是林徽因的父亲。正因为林徽因有着这样一位父亲，所以徐志摩后来出入林家时才敢于越来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林长民呢，也似乎一直能容忍，甚至有时还推波助澜。渐渐的，林徽因也从最初时的“差一点把志摩叫了叔叔”，到后来把他当作了那个“浪漫聪明”、肯同她谈话并愿意爱她的人，而最终二人终于携手走进了康河美丽的夜色中：他们踩着美丽的月色，听着远处教堂里传来的悠长钟声，默默地走着。忽然林徽因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因为她想起了姐夫说过的那个有关徐志摩的笑话。

徐志摩问她笑什么，林徽因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你看到彩虹了吗？”

徐志摩说：“当然看到了呵！”

如此没头没脑的答问，一切全凭心有灵犀。

“那么你等了多久才看到呵？”

“记不清了，反正是等了好久，不过很值！那真是太美了……”

林徽因打断他对彩虹美丽的描述，更加好奇地问：“你凭什么就知道准会有彩虹呢？”

徐志摩得意地笑着说：“全凭诗意的信仰呵！”

.....

也正是凭着这种“诗意的信仰”，徐志摩与林徽因越走越近，他们相依着出入舞厅、剧场，相偕着谈论艺术、人生……而这一切被林长民看在眼里，他不仅对徐志摩没有丝毫的责备，反而还在林徽因表现得有些犹豫和不安时主动写信给志摩加以解释说：